

CHIEF

[美] 马克·汉森 著 陆扬 译

EXECUTIVE

Officer

首席

执行官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一章 餐馆

列奥餐馆的伙食臭名昭著，知名度一如那条弯弯曲曲凶险莫测、同它擦肩而过的郡道。可是举目四顾，它是五十英里开外惟一的一块干燥地方。锅里热油噼噼啪啪四处飞溅，煎焦了的牛排发出刺鼻的异味，啤酒一罐罐砰砰拉开，加上三台弹球机乒乒乓乓呼啸不停，这一切汇合成杂乱无章的声音和气味，迎接着每一个新到的客人。几份皱巴巴的报纸丢弃在房间的几个角落里，标题炫示着里根总统的新税收政策。

与世隔绝的卡车司机们在这夜晚时分心情沉闷，想到浇透了这一带方圆的夏季暴雨看来不到黎明绝不会停歇，不由得沮丧懊恼。不过，有一个人始终十分警觉。餐馆的厨师就是这里的老板，他从两排牙齿间抽出闷烧着的雪茄头，塞进破败不堪的木砧板上松松垮垮躺着的一个烧焦的面包壳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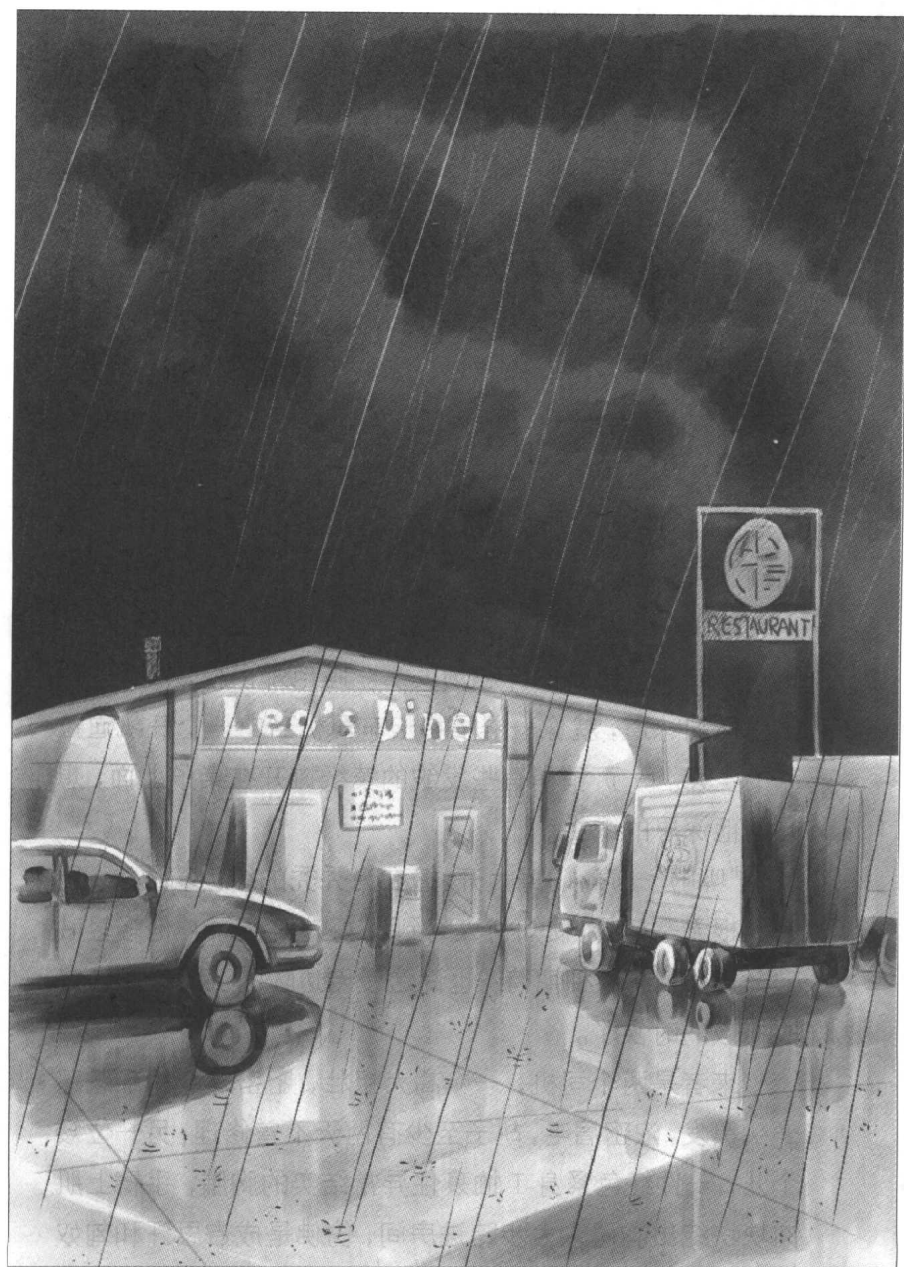
厨师一如既往保持着警惕，因为他正是凭着这种习性，才得以在冷战的黑暗岁月中幸存下来。他的真名叫鲍

里斯·利科夫，可是中央情报局和国际警察组织的两代间谍们全都干脆利落地管他叫“狼”。这个外号是赐予克格勃前上校的，那还是在他职业生涯的早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发现鲍里斯·利科夫身手不凡，超群绝伦。要说跟踪或者“打发”什么人物，鲜有人可以比肩他的英勇业绩。

克格勃随着苏联的解体烟消云散，利科夫上校的才能如整个俄罗斯国家所尝试的那样，也私有化了。塞尔维亚人、伊朗人、恐怖组织，不管是谁，付钱就行。他是一个职业间谍，奉献身手，决不流露任何偏见。

前克格勃间谍如今厌倦了江湖生涯。他金盆洗手，差不多已有三年光景，眼下正处心积虑以躲藏为上。餐馆得来纯属意外。有一夜他睡着了，结果从一辆正行驶在印第安纳中部的土豆货车上摔了下来。被摔醒的他起身拍拍灰尘，四外环顾几眼之后，这位被通缉的人知道他找到了家园。他赖以栖身的餐馆未必就是天涯海角，但是这种神鬼不知的周边环境，在他看来已经太好不过了。

餐馆开张的当天，例行仪式过后，厨师在厨房墙上钻了个窥视孔，一只眼睛贴在上面，便可将整个餐厅风景收入眼底。起初几年，他的脉搏总是在加速跳动。每一个夜晚他都在寻找他的敌人。更准确地说，是他的众多敌人。他永远不知道谁会出现：联邦调查局、武装警察、科斯塔梅莎的某人来给死去的总统复仇，抑或一张似曾相识、依然蚀刻着愤怒痕迹的面孔。也许，他是在找一张“摩沙迪”的脸，以色列人搜寻猎物，向来是毫不留情的。



列奥餐馆以杂乱无章的声音和气味迎接着每一个新到的客人。

如今，他的脉搏平静下来已有几个月了，不见了夜复一夜窥视餐厅时的胆颤惊惶。他知道他的脱逃大功告成。他永远平安了。小孔里的张望如今不过是一种习惯，让他稍稍喘息片刻，再来继续充填司机们无底洞般的胃口，送上他们索要的汉堡、薯条、咖啡和啤酒。

这栋房子令他心满意足，黑夜里他看不出任何异样。只有玛莉·露曲线优美的屁股晃晃悠悠的，当她弯腰端起脏盘子又站直的时候，丰满的臀部就在她紧梆梆的裙底倏然一闪，称得上是赏心悦目。他抹去额上的汗珠，眼睛又贴回到洞孔前面。

墙角一张桌子边上，坐着个穿咖啡色上衣的陌生人，正对着碗热气腾腾的洋葱汤发愣。瞧他那模样，很有些鹤立鸡群的味道，就像一群福特卡车司机当中一个开凯迪拉克的主儿。一页稍稍有些发皱的黄纸摊开在桌子上面，想必是他深思的缘由。

“哗啦”一声，门扉大开，撞在光秃秃的绿色墙面上。厨师压根无需打量，便知何人驾到。“好戏开场了，”他轻轻咕噜一声，带着某种期待；也许这漫无边际的沉闷无聊该是被打破的时候了。

来者是两个司机，一个高大粗壮，密密麻麻的乱蓬蓬一头黑发，浓密眉毛，胡子至少有两天不曾修理；另一位矮个儿，一件红色紧身T恤裹住异常结实的胸脯，手臂上肌肉块块绽出。两人大步跨进房间，仿佛是成吉思汗和匈奴大将阿提拉。“不必费心啦，你们这些狗娘养的！”毛森森的

司机放开嗓门，怪声怪气嚷道。“不过是约斯米特·山姆和老虎托尼，来给你们送爱和快乐来啦。”

这两个灰头土脑的男人，从芝加哥到迈阿密一路上无人不知。他们所到之处，空气里就弥漫起恶形恶状的污言秽语。他们的车辆被人叫作这一段路边最肮脏的猪，只要它出现在地平线上，蓝烟渺渺，油臭冲天，锈迹斑斑的车体，一眼就可以认出来。

没有人邀请两位新客人坐到自己桌边。这倒不全是因为他们天性粗鄙，叫人忍无可忍，卡车司机通常都是格外大度的人；而是因为据信这俩人的车子能在路面上跑，全靠偷窃他人车上的零件。有几个司机曾公开指责他们偷偷摸摸，到头来落得个伤痕累累，住进了医院。对于上帝恩赐给人类的秉赋，这两位从来就不会错用。

厨师拉开一罐冰啤酒，狼灌了几口。他用衣袖擦擦嘴巴，继续打量着局势发展。除了穿咖啡色上衣的男子，屋子里人人心中肚明约斯米特和托尼的好戏就要开场。观众各就其位。唯一的疑问，便是谁来担当戏里的另一方角色了。

餐馆的门再一次打开，一个男人悄无声息，跟在两个司机身后走进了房间。约斯米特和托尼相视一笑，目光瞟向新来者。厨师没有笑。大事不好。他体内的警戒信号开始发声。它仿佛一台警报器，已经沉睡两年多光景，差不多已给忘却了。可是它突然轻轻响了起来。鲍里斯迷惑不解。他扫视了一遍餐厅，没有发现威胁。可是警报声愈益增强。肾上腺素开始在他体内搏动。快，他重又将这些脸面搜

索了一遍。

新来的人是个头一回露面的陌生人，身穿一套现成的蓝色工装，旧格子花呢衬衫，旧得边缘翻毛的牛仔靴。他起身走向墙角，走过了穿咖啡色上衣的陌生人的桌子，发现只有墙角这里有把椅子空着。没有人肯费心多看他一眼，新来的人与其说像司机，倒不如说更像个本地农民。

约斯米特·山姆和老虎托尼心急火燎地等待着上场，差不多已喜形于色了。玛莉·露突然尖叫起来。托尼狠狠地抓了一把她的屁股，她干脆就放肆大叫。尖厉的抗议声吸引住每一个人的注意力，偷袭自然也就容易得多。

厨师没有理会玛莉的抗议，一如他视而不见约斯米特和托尼的猥亵轻狂。他必须发现冲着自己的危险来自何方。

突然，他恍然大悟，倒吸了一口冷气。调虎离山。真是妙极了。目标可能并不在前面，而是在厨房。他就是目标。俄国人从来就没有料到背后会有当头一棒。他操起一把十二英寸长的菜刀，抡向身后的同时飞速转过身来。

坑坑洼洼的锅碗瓢盆一排排悬挂如常，颤颤悠悠，好似支离破碎的骷髅和骨骼，嘲笑着他的恐惧。除了他往昔的幽灵，厨房里空空如也。帮手也跑到前面去看打架了。他孤零零独身一人，只有他内心的警钟陪伴着他。

餐厅里，托尼满面通红，炫耀着他的烂鼻子和两只缺失的门牙，一脸奸笑地揪住穿咖啡色上衣的陌生人的领带，一把将惊惶失措的男人从椅子上扯了出来。“谢谢你的

位子，”他漫不经心甜丝丝地说道，活像伙计在问：你吃得开心吗？托尼的气息似乎呛住了那人，就像那条抽紧的领带一样让他喘不过气来。陌生人的脸色开始发青，双目爆出。托尼喜欢瞧人魂不守舍的样子。

与此同时，约斯米特兴冲冲走上前来，开始出演他的角色。“没看见这位子有人预定了吗？”他边说边将手掌伸向农人胸膛，用劲把他从桌边推开。农人吃了一惊，先是想躲避开。可约斯米特不会让好事就这样过去。戏必须唱下去。身高六英尺外加七英寸、体重二百六十磅的约斯米特习惯了别人的顺从。

“你要抢我的位子！”约斯米特说道，他提高了嗓门，又加了一把劲。“你这小狗屎！”高大的司机差不多吼叫起来，“你无礼啊！我们不吃你狗娘养的这一套！”约斯米特朝托尼使了个眼色，后者正忙着胁迫自己的猎物，没有瞧见。

司机们没人愿出来干涉。对约斯米特和托尼来说，这或许不过是一场戏，可是假如有人要打断他们的家常便饭，他就要付出高昂代价。不管怎么说，谁当回事？他们是两个陌生人。在这里，类似的事经常发生。这两个霸王会表演一通肉体大搏击，肯定要打破数量可观的盘盘碟碟。然后将门一摔，扬长而去，表演就此落下帷幕。每个人复又挠痒、吃饭、睡觉，或者干此时此刻他们想干的任何事情。可是这一回出了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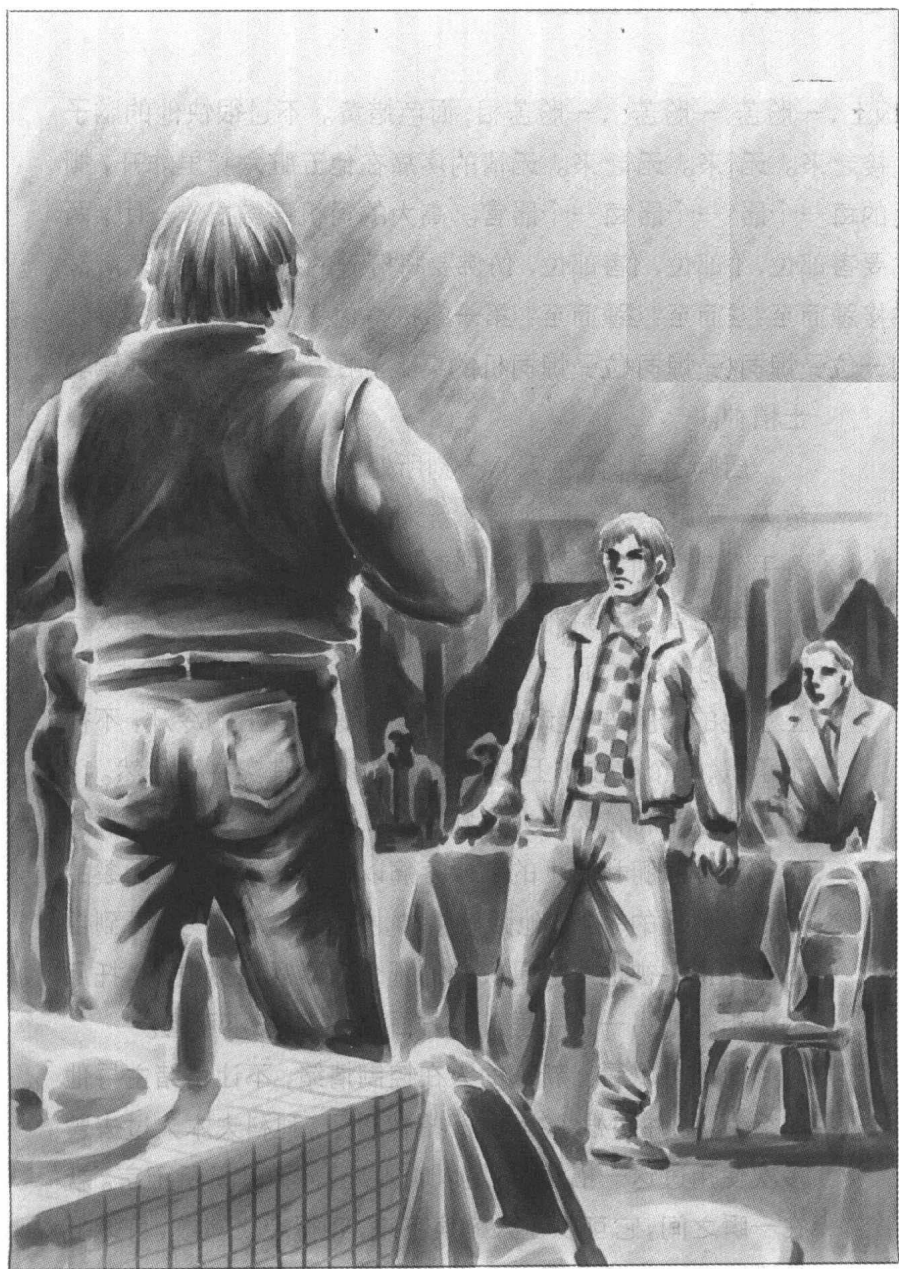
要说约斯米特·山姆的老娘一点没有受辱，那不是真情，可是众目睽睽之下，一个乡巴佬发出如此巨大而且愤

怒的声音，简直叫人不敢相信。接下来发生的事，后来成了汽车对讲机里津津乐道的话题，激情洋溢的描述在几天里，传遍了整个中部走廊。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迫不及待地要向他人讲述发生的事情。它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似乎人人都在讲述不同的内容。汤水飞溅，拳脚相加，鬼哭狼嚎，加上歪歪斜斜的肉体，这一切凑在一起，就使真实的事件成了莫名其妙的一团浆糊。只有厨师清楚地看见究竟发生了什么。

鲍里斯·利科夫体内的警钟平静下来了。一个身手非凡的人在他餐馆里边，不过前克格勃间谍已经知道自己不是目标。也许是陌生人因为招架或者环视房间，令他的身体正好处在一个适当角度。也许是他的眼睛——黑色的，冷冰冰充满凶兆，冷漠机警。不管怎样，利科夫现在知道走进房间的人绝不是农民。那人正是他自己年轻时的模样。不是外观。外表上看，新来的人要说像他，不如说更像那个穿咖啡色上衣的人。

肉食动物，就是这样。尽管它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出现，然而肉食动物的本性却是一样的。也许这两位就是一小群野狼中最优秀的两匹。这种特殊的人是很难彼此相容的，谁能说得准呢。

新来的人在胸口被连连狠推几下、终于失去耐心之前，一直是想躲开的。约斯米特没有看到甚至没有意识到打击的来临。就像二十磅的大锤飞也似地抡上来，陌生人的膝头结结实实砸在他腹股沟处。约斯米特起初给打晕



新来的人在胸口被连连狠推几下终于失去耐心之前，一直是想躲开的。

了，瘫在地板上，一脸苦相，面色蜡黄。不过很快他的脑子又同身体连接起来。无情的疼痛在他五脏六腑里炸开，撕裂了身体里的每一个器官。高大的司机痛得扭作一团，两手抓住他的要害部位，仿佛要将打碎的灯泡拼合起来。然而两只铁拳接踵而至：第一拳打得他飞了起来，第二拳让他狠狠撞到一位受惊司机的桌上。陌生人显然并不推崇骑士精神。

厨师看到，陌生人有一刻所处的位置不利。了解你的敌人，那原是头号规则。新来的人无从得知托尼的快捷身手。稍加训练，老虎托尼可以成为一头真正的老虎。

一瓶番茄酱斜刺里飞来，陌生人闪身躲避，已错失一瞬。千钧一发之际，一碗滚烫的热汤兜头泼在托尼脸上，阻止了他的臂膊进一步动作。俄国人擦去脸上的冷汗，不得不承认，那个穿咖啡上衣的人外表懦弱，其实并不尽然。

约斯米特依然无力挣扎起来，迷迷糊糊之间，他发觉除了五脏六腑和脸上的钻心疼痛以外，又一种几近断裂的痛楚来自他的手上。他强打精神，打量自己的处境，看到自己的小指头被他以为是农民的那个人紧紧地抓住了，托尼的小指在他另一只手里。对方面色铁青，怒不可遏。

厨师可以看出新来的人在控制情绪，不让情绪主导他的行为。抓住两根小指，这一招棒极了。利科夫本人过去曾多次使用过这一招法，它足以叫人凡有所知，无所不言。就在一瞬之间，它可以让人瘫痪下来，吓得魂飞魄散，身体上又不留痕迹。除非有必要折断手指。

但是，这个绝招有个问题。餐馆里人人都知道，一旦陌生人放开约斯米特和托尼，即便将印第安纳国家卫队开来，也没法拽住他们。

陌生人松了松手，可是松弛的程度只够断断续续的讨饶和恐吓缄默下来。他两眼瞪住那两个招惹他的司机，悄悄说了些什么，那架势仿佛在吐露天大的秘密。餐厅里每一个人都伸长了耳朵。四周一片寂静，就像坟墓。没有人企图吃喝，甚至动一动手脚。约斯米特和托尼终于演技不赖，把观众全部吸引过来了。

穿咖啡上衣的人神经兮兮坐在桌边，一脸迷惑地瞧着这出好戏，那模样像是看见了恶梦里的场景。皱巴巴的黄纸现在浸透了汤汁，不再是他思虑的中心。农人有两回朝他的桌子扬了扬头，眼神瞟过，他都下意识咽了咽口水。他的桌上现在散布着零零星星的面条。显然，穿咖啡色上衣者根本就不愿卷进任何人的打斗中去。

约斯米特头一回直愣愣地盯住敌人的脸。直到此时，高大的司机方才大梦初醒，明白自己大错特错了，他看到的是一个冷血杀手黑森森深不可测的眼睛。

突然之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两个司机被放开了。房间里鸦雀无声。每一个人都在等待约斯米特和托尼的无情反击。每一个人，除了厨师以外。他知道，他比谁都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陌生人对两个司机的悄悄耳语说了些什么无人知晓，但是厨师在两个司机的神色交换中，将它解读出来了。陌生人传送给两个人的，可以说，是对上

帝的恐惧。

托尼未及左盼右顾，便冲向门口，消失在黑夜里的茫茫寒雨中。约斯米特摇晃了一下身子，仿佛要将支离破碎的部件拼合起来，随后也溜之大吉。列奥餐馆的每一个人都看得瞠目结舌。这出小戏，他们什么结局都想到过，就是没有料到会这样收场。厨师从墙上的洞孔收回眼神，在漾着笑意的嘴唇间塞进一支雪茄，点燃了它。

餐馆里七嘴八舌，一片惘然。没有人探问陌生人说了什么。那不合规矩，就像瞧人打扑克逼得全桌认输，却来问他手里有什么牌。

司机们欢聚一堂，庆祝精彩表演，赞扬声和衷心的喝采声充斥餐厅。穿咖啡色上衣者显然大吃一惊，发现自己也给心满意足的观众一并表扬进去，有点窘迫。陌生人对这一切却似乎视而不见。

威廉·亨德森——餐馆里大多数人都能准确料定他是一个商务执行官——擦去咖啡上衣上的几处汤迹，站起身感谢他的恩人或者说战友，如果司机们的定义可以接受的话。但是执行官仍然心事重重。他的心脏依然在怦怦乱跳，汗水浸透了衣领。他方才见证而且参与进去的事情，像他这样的人以前是见所未见的。在他的世界里，人们与这一类闹剧恍若隔世。哈佛的毕业生生活在另一个层次。那个层次里的人没有恶浊气味，都有完整的牙齿，无人触碰你的衣边。

细细打量一眼向桌边走来的人，威廉·亨德森知道他

在这个神鬼不理的餐馆里的不愉快经历还没有过去。执行官的本能告诉他，正将同他会合的那个人断不会叫他自在。

这不是因为那人的外表，因为他看上去确实就像一个往四十岁奔的农人，同他自己的年岁相仿，一身旧衣裳被太阳烤得发白，像个现代的干燥工。磨损得斑驳陆离的牛仔靴表明，他的好时光多半在厩肥中长途跋涉，或者踩在某一台巨大谷物收割机的踏板上。他的双手粗硬且茧子密布，说明他惯于劳作。指甲倒还干净。

那人的脸活像刀砍斧削一般，宽阔的脑门顶上不屈不挠的黑发，似乎带有一种左派风味。稍稍坍塌的鼻子，晒成黧黑的面颊，加上桀骜不驯、胡子拉碴的下巴，组成了很典型的一张脸。额上开始形成的细微纹线，应当是经年历月站立田野、心急火燎于地平线上搜寻雨云来临抑或盼望它们离去所致。可是这回却不尽然。

他的眼睛是深蓝色，几乎就是黑色，带有一种支配的力量，视线所向，有一种攻击意味。执行官逼着自己回敬投射过来的炯炯目光。穿咖啡上衣的男人发现行将会晤的是一个经历不凡的人。他满腹狐疑，竟顾不上介绍自己，就径直开始了提问。

“见鬼，你跟他们说了什么啊？”他打桥牌，却不懂规矩。

“在老家大伙儿管我叫比利，”新来的人说话嘎声嘎气，像个老顽童，一边顺势倒在了椅子上。执行官倒不惊

讶。陌生人没有道谢，全不念及在千钧一发的紧要时刻，那一碗汤的掷出是多么及时。他似乎认定在那出戏里人人都在出演自己的角色，毫无道谢的必要。好像是渴坏了，新来的人操起一瓶啤酒，咕噜噜一阵痛饮，尔后，缓缓地将瓶子放回到桌子上，仿佛对那痛快劲儿有些依依不舍。

他舔舔嘴唇，评点唱完的戏文。“那两个杂种啊，天怒人怨，不入流。”说罢操起酒瓶，又痛饮起来。仿佛为迎合他的美妙音律，亨德森打了两个响嗝。他不愿意得罪这个人。

新来的人将一根长长的雪茄塞进牙齿中间，从衬衣口袋里勾出一根火柴，大拇指甲噼啪划过小红头儿。火柴顿时点燃，化作一团红红的浓焰，慢慢地消失在雪茄里。亨德森险些以为他是在卡萨布兰卡的酒吧里，看老伙计波嘎玩同样的把戏哪。只不过波嘎手捏火柴的时候，不像他那样有些颤抖。

陌生人朝天喷出一长串灰白烟雾，似乎心安理得。“没什么好说的，真的，不是我让这两个混蛋滚出去的，”他一本正经地说，“是你啊。”那人的声音冷若冰霜，毫无表情。亨德森不知不觉咳嗽几声，清了清嗓子。他那迷惑不解的神情像是在要求解释。“老实说，那算不了什么，”陌生人说道，仿佛他实在不情愿将时间消耗在鸡毛蒜皮的事情上。

“他们看中我后，我以为你是米开朗基罗·波纳罗提，芝加哥伯托尔托家族的委托人，来这里稽查道路，寻找前一阵给偷走的电视机哪。还有，方才跟着你转的那两个司机，六个月后，在哪个湖底他们的卡车里烧成灰啦。我怀疑

他们这阵子正出没在乡下哪一条路上，寻找蔽身之地呢。”亨德森粗鲁的桌友说到这里，总算露出了一丝笑意。

执行官听到这般解释，有一刻没有回过神来，片刻之后便情不自禁放声大笑。如此讥讽两个混蛋司机溜之大吉，本身就滑稽荒诞之极，而且挑出芝加哥家族的成员，米开朗基罗和伯托尔托，更是好笑得匪夷所思。十五世纪的佛罗伦萨雕塑家和他有名的老师固然多才多艺，可决不会是杀手。他对对方的评价又有了一些变化。桌子对面的其貌不扬的男人并非没有受过教育，也许不曾上过学，但是肯定在什么地方学到过一些东西。

商务执行官天性好奇。除了在谈判桌上同工会头领讨价还价，他记不起一生中是不是还遇到过比利这样的人。“你害怕过吗？”他问道，很想知道当一个人面临真正危险的时候，心里在想些什么。

他的同伴迟缓片刻，又灌下半瓶啤酒，然后答道，“是啊。”亨德森怀疑这不是全部答案。那个人脸上的沉思状，也显示还有下文引出。“我觉得我并不是怕那两个坏种。我更怕我自己。”他在摆弄面前的酒瓶，两只手依然在微微颤抖。“我怕我失去控制，比方说，管不住我自己。那可能真会死活难说。我有时候就那样。”比利的眼神现在变了，不再冰冷如铁。它们显得疲倦，不堪重负的样子。

“你哪里学到的……”亨德森试图找出一个委婉的语词，“你的技术？”

陌生人的眼睛一直监视着屋子，好像在寻找什么人，

现在迎住了执行官的眼光。“你去过越南吗？”他问道，仿佛问题本身就足以提供答案。

亨德森知道问题的真实答案必然令人不快。可是他一向认真。“加拿大，”他答非所问。

“看看，”陌生人叹一口气道，“我本该知道的。像你这样的人不会……”话没有讲完。但是亨德森知道他要说些什么。对一场争辩都不再有丁点儿兴趣的时候，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所以，何不找点话头。

有几分钟寂静无声。两个人都不是非要对方作伴不可，可是除了这里无处可坐。比利再次开口的时候，仿佛回到了越南，对这晚夜时分再熟识不过。他自言自语地讲述起来，仿佛消磨时间似的，回忆起往昔的暴风雨。“有一百个夜晚我在丛林里度过，在一棵黑黝黝的树下，挨着雨淋，就像今天这个夜晚。膝上是 M-16 步枪。前方是大砍刀排成一条线。这种夜晚，我记得每一夜的每一分钟。大砍刀消失不见的时候，我就像他妈的一块铅那样，躺倒下来，每个人都是这样。

“有一夜我就在雨里把一帮人打得灵魂出窍，他们穿着黑衣服，有多少人我都看不清楚。二十四个小时之后，我回到阿尔布格格，在老城的酒吧里喝啤酒。那些尸体有的还躺在野地里，可是我在阿尔布格格。你怎么解释？”比利讲起战争，讲起九死一生，双手颤抖得更加明显，仿佛言语可以净化他的灵魂，让一些时常在这种夜晚造访他的邪恶精灵望而却步。